

巡护员镜头下的“京津绿肺”变身记

韩克武近来最热心的事，就是在草木葱茏的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里举着相机为鸟儿们拍“写真”。这两年，他镜头里的“陌生鸟”越来越多。

经过多年的保护修复，这片“京津绿肺”的鸟类种类已从10年前的182种，增加到251种，数量也翻了一番。近两年，消失10多年的“鸟中熊猫”震旦鸦雀重返七里海湿地，不久前，黑天鹅的身影也首次出现在这里。

“可别看现在鸳鸯云集，过去这里差点和鸟‘告别’。”韩克武说。作为天津市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巡查巡护支队副支队长，他已在这里工作了13个年头。

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天津市宁河区，是天津最大的天然湿地。这里不仅栖息着

大量的水生动物和鸟类，也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

如韩克武所说，20世纪90年代开始，七里海湿地因苇田内部原有沟渠淤积严重，加上降水减少，湿地面积逐渐减小，每年迁徙至此的鸟类数量骤减。此后，七里海湿地周边的百姓开始“借水养殖”，高峰时，湿地内人工养殖的鱼虾蟹成群。旅游业也逐渐兴盛，湿地周边的农家乐一时风靡。人多了，鸟却少了。

“水质开始慢慢变得不好，垃圾、饲料、农药开始污染湿地。”韩克武回忆。

但一直以来，七里海湿地在调节京津冀气候、涵养水源、净化水质、防洪滞洪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换回“绿肺”畅快“呼吸”，当地政府开始转变发展理念，原七里海湿地公

园于2015年关停，2017年开始进行彻底整改，并先后启动引水调蓄、苇海修复等一系列工程，改善七里海湿地生态环境质量。

“当年公园108处旅游设施全部拆除，进行还湿复绿，同时对整个保护区内的违法违规问题进行排查，逐一整改。”天津市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管委会主任陈力说。

为守住一方宁静，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内的生产生活活动也开始退出。截至目前，保护区核心区6.84万亩土地全部流转并实行封闭式管理，缓冲区5.56万亩土地已签订流转合同并拨付流转费用，今年内全部完成流转。生态移民工程安置房也在加快建设，今年内将启动2.5万人搬迁。

“虽然百姓历来以湿地为生，但为了保护湿

地，百姓们给予了最大的理解。”陈力说。

养蟹的农业大户杜乃合，与其他养殖户一起撤出了七里海湿地。“我现在成立了合作社，在生态红线外承包土地，做稻蟹混养的农业项目，每亩的收益预计可以超过4000元。”他说。同时，还有近万农民在周边产业园区实现了就业。

百姓发展的难题解决了，七里海湿地的生态也在进一步恢复。今年以来，七里海湿地生态补水近1500万立方米，湿地核心区水域面积较补水前扩大1.5万亩，湿地水质也由劣五类提升至近四类。

在韩克武的镜头里，越来越多的鸟儿扇动着翅膀，光顾这片“新家”。

（记者白佳丽、尹思源）新华社天津电

新华社长春电（记者褚晓亮、孟含琪）记者见到李千时，他正在查干湖畔种荷花。

身穿防水服和雨靴，弯腰站在湿地里，李千和工人们将莲藕头插进泥里。“这里种的是红莲，花色纯，花期长，生命力顽强，是我们家乡最有名的品种之一。”李千说。

李千来自白洋淀，那里不仅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盛产荷花。2019年，经营“白洋淀香荷园水生植物种植园”的他通过网上招标的形式，参与了查干湖玉龙湿地荷花种植项目，来到吉林松原查干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李千对查干湖并不陌生，过去他常从电视上看到查干湖冬捕的新闻。“没想到夏天的查干湖也很美，到了这里像是到了海边，当时我还担心这里是否适合种荷花。”他说，后来他才知道荷花不是直接种在湖里，而是种在湖边的湿地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年来，当地对查干湖及周边进行系统生态治理，整治面源污染，在周边实施种植结构调整，计划在4866公顷土地上实现退耕还湿，在适宜的土地上种植花卉、中草药材和林木。

去年，李千的团队和其他几家公司共栽植了600公顷的荷花。荷花第一年栽植的开花量可以达到三到五成，第二年能达到六七成，第三年成活的荷花会全部开花。“尽管如此，去年夏天荷花盛开时很美，吸引不少游客来拍照。”他说。

“荷花能净化水中环境，而且浑身是宝。未来形成规模后，不仅可以作为观赏性花卉，还能形成食品、饮料等产业，是实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好项目。”查干湖渔场场长闫来锁说，今年当地计划在退耕还湿的800公顷湿地上继续栽植荷花。

小小的荷花未来可期，能够形成产业带来经济效益。而在查干湖畔，一些其他产业已经开始显现价值。在妙音寺村，过去农民以种植玉米为生，不仅收入微薄，“一炮轰”式的施肥施药方式对湖水也造成面源污染。

为了改善环境，村里将村民的230公顷土地集约化处理，由合作社统一经营，改为种植牡丹和中草药材，还建了30栋蔬菜水果大棚，成立采摘园。150元一斤的大樱桃香甜可口，刚一成熟就被采摘一空。

绿色有机的种植方式保护了环境，也让农民的“钱袋子”更鼓了。妙音寺村党支部书记潘立辉说，过去老百姓种玉米每公顷收入约5000元，如今流转土地每公顷收入12000元，村民不仅可以在合作社打工赚钱，年底还能分红。

荷花，牡丹，芍药，梅花，郁金香……记者环湖而行，一些花已盛开，还有一些含苞待放，湖面不时有水鸟飞过。

“我们在水里种荷花，经常看到不少鸟落在远处，这说明查干湖的生态环境不错，水鸟愿意在这停留。”李千说。



内蒙古：甘德尔山上的岩壁“精灵”

▲5月26日拍摄的甘德尔山岩羊。岩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主要生活在高山裸岩地带，可在悬崖峭壁上攀爬跳跃，被称为“岩壁上的精灵”。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境内的甘德尔山上生活着一群岩羊，随着当地生态保护力度加大，它们经常从山顶来到山脚下的草坡吃草、喝水，完全不介意来往的车辆和行人。

新华社记者贾立君摄

我在青海湖畔有棵树

5月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当日，“保护青海湖、我是志愿者”公益林植树活动在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畔举行，200余名志愿者在青海湖畔二郎剑景区种植了丁香、榆叶梅等300棵树木。

青海湖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维系着青藏高原生态安全，青海湖以独特的“水—鱼—鸟”共生湿地生态系统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被称为“青藏高原物种基因库”。

30岁的王淑宁是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当日她在同事帮助下，种下了丁香、水柳子等树种。

王淑宁说：“高原的夏天会来得晚一些，我们用自己的双手让‘高原蓝宝石’青海湖变得更美，为美丽中国行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离王淑宁植树现场不远处，碧水蓝天下，棕头鸭、赤麻鸭等鸟类在水面嬉戏，



▲这是2019年9月24日拍摄的青海湖风光。

新华社记者李琳海摄

青海湖湖裡等鱼翔浅底，青海湖畔呈现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卷。

头戴遮阳帽、身穿红色志愿者服的李合是青海省湟水规模化林场的工作人员，

他告诉记者，当日种下的300多棵苗木来自青海西宁市和海东市等地。李合说：“位于青藏高原的青海湖风沙和昼夜温差很大，为保证苗木成活，我们特意保留了约40厘米裹在树根上的土球，希望这些耐寒、耐盐碱的树种让青海湖绿意盎然。”

张正兴是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物业分公司工程部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说，十多年前，青海湖景区内只有松树和杨树，现在青海湖有了红柳、丁香等7个树种，树种数量和种类的增加为青海湖沙地、裸地和盐碱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用青海湖添绿的形式让大家了解青海湖生物多样性，传递生态保护理念，让‘大、美、净、好’成为青海湖永久的靓丽名片。”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哈承科说。（记者吕雪莉、李琳海）新华社西宁电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上接1版）1997年，雷正余书记卸任后，原来的村委会主任陈立平接了他的班。景宁是全国唯一的畲族自治县和华东地区唯一的民族自治县，金垵村又是典型的畲族村，民风淳朴，且充满浓郁的畲乡民族风情，于是在他的任期内，金垵村开始探索以畲族文化旅游为主导的村庄建设之路。

为了搞好旅游，陈立平书记开始对村村容村貌进行大规模整治，彻底清除了露天厕所，并且开通了景泰公路到村中心的准四级公路，还开始了畲族特色婚嫁表演，发动村民种植了惠民茶500余亩，村集体经济收入从1万元增加到3万多元。

2011年，潘欣根书记接任后，更是大力推进“五水共治”，将金垵村的发展战略定位在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一张蓝图绘到底，集体经济收入从3万元增加到26.5万元，村里的人均收入从9000元发展到17000元。

“五水共治”纳入到了村规民约，美丽乡村建设徐徐铺开，2017年金垵村还成功创建了浙江省3A级景区村庄，正在向4A级迈进。优美的生态环境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也让当地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我们现在，就好像在家里种钞票一样”

“原先我们村里是种稻谷的，村民们割半天稻谷，挑到家里去卖一个半小时，卖的时候几十块钱一百斤，现在茶叶一斤拎去卖了，就能有五六十块。这种感觉就像是种钞票一样，可以坐在家数现金了。”陈立平书记笑着说。

2019年兰文忠书记上任后，金垵村更是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生态农业，深挖传承民族文化，助推乡村振兴发展，实现集体经济增收。

为了给金垵村引进更多新项目，几任村书记一起动脑筋。作为浙江蓝氏的发源地，金垵村打造了蓝氏文化体验中心；今年六七月，花海滑道也即将落成，预计今年集体经济收入将达到30万元；惠民茶叶基地已经发展到3400余亩，通过施有机肥、安装太阳能杀虫灯，努力提高茶叶品质。

在金垵村，平均一个人就拥有三亩茶园，仅茶产业一项，人均收入就在10000元以上。

金垵村的年接待游客也从2003年的不到3万人次，到2019年接近15万，旅游经济收入就有200多万元，其中村集体增收约18万元，村民增收约100万元。兰文忠书记对金垵村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他说，到2020年底，全村的人均年收入将突破2万元，3至5年内，金垵村的集体经济收入预计将达到百万元。

“百事都要自己带头干”“我们作为村干部，该吃亏就要吃亏，而且自己要先去吃亏”“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作为村干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党走，不要脱离群众”“群众会体谅我们的”，35年来，这些话一直被四任书记念叨着，早已融入了他们的工作工作中去了。

“不想致富的人是没有的，有时候村务工作不好做，大家有时候会不理解，但是你还是得硬着头皮去做工作，最终都是为了群众，把经济搞好，老百姓增收嘛。”雷正余书记说。

丽水市委常委、景宁县委书记陈重说，正是这些畲乡干部群众发挥志不求易、事不避难的精神，接续奋战，才开创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新局面，基层干部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发挥好“头雁”作用，是民众脱贫致富的关键因素。

村民大会上，兰文忠书记正坐在主席台上，满怀激情地向村民们讲述着下一阶段村庄的发展思路。尽管雨下得很大，但三位老书记也没有缺席。64岁的陈立平端坐在第一排认真倾听，65岁的潘欣根则坐在主席台的最前沿，帮助村民们签到，还不时解答一些问题。

而72岁的雷正余书记坐在后排的旁边，看着主席台上的年轻人充满干劲，为金垵村忙碌着，他看得出神。35年前，他也坐在那里，那时的他也在和村民们一起动脑筋，未来的金垵村会是什么样子的。老书记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出一丝微笑，转头看向窗外，窗外的树木在山雨中的洗礼中更添一份绿色，宁静而整洁的村庄欢迎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偶尔飘进来的雨丝落在了他的白发上。

“人、水、林、鸟”共生的“美丽画卷”

跨皖苏两省池杉湖湿地公园采访见闻

新华社合肥电（记者王菲）上万株苍翠高大的池杉矗立在碧波荡漾的湖水中，成千上万只鸟儿其间筑巢、觅食、嬉戏……5月下旬，位于安徽滁州市和江苏南京市交界的池杉湖湿地公园迎来了候鸟繁殖季。水中有林，林中有鸟，湖上有莲，偶有小舟载着观鸟的游客静划而过。

湿地公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生活在池杉湖湿地里的鸟类有102种，常年栖息和每年迁徙的鸟类总数超过10万只，世界极度濒危鸟类——青头潜鸭也把“家”安在了这里。

池杉湖湿地处长江下游圩区，以前由于地势低洼，附近农民常受水患困扰。80年代初期，滁州市来安县杨渡村群众在这片洼地种下千亩池杉。由于缺乏管理，水体污染，

捕杀鸟类现象严重，致富无门的当地村民甚至想砍掉池杉改建鱼塘。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目前，池杉湖湿地面积仅约5800亩，水系经滁河连通长江，虽然面积不大，却是长江的重要生态屏障。”滁州市林业局副局长汪海洋说，以对接南京江北新区为契机，滁州市强化生态综合治理，加快池杉湖湿地保护与修复。

“现在别说人了，连鸟儿都晓得要飞到这‘天堂’来生儿育女。”提起家乡的变化，杨渡村村民中许治平充满自豪。

5月的长江三角洲水清岸绿，清澈的滁河水蜿蜒曲折200多公里，跨越安徽、江苏两省，在南京投向长江怀抱。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池杉湖湿地保护也按下了快进键。

2016年，池杉湖湿地正式加入长江湿地保护网络。围绕基础共建、资源共保、功能互补、发展共赢等理念，皖苏两省探索跨省协商共建模式，共同守护池杉湖湿地这片美丽的绿色空间，并通过国家级湿地公园试点申报。

退耕还湿、搬迁村庄、疏通水系、截污纳管……经过持续整治，昔日水患频发的洼地“换了新颜”，千亩“水上池杉林”成为候鸟天堂，不少村民在园区中找到工作，变为候鸟的“守护者”。

“家里的20多亩地流转给了湿地公园，我在园区管理游船，除了土地租金，每月还有几千元的工资。”如今，村民许治平在对岸的南京六合区买了房，每天开车10分钟来池杉湖湿地公园上班。据介绍，池

杉湖湿地公园为“许治平们”提供了100多个就业岗位。许治平说，在这里上班的村民，安徽人和江苏人各占一半。

“近几年在南京和滁州两地政府支持下，我们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皖苏两地的青少年，开办户外讲堂、自然课堂，传授湿地及野生动植物知识，倡导生态环保、绿色发展的发展理念。”池杉湖湿地公园负责人韩汇山说。

初夏时节，池杉湖湿地公园的千亩荷塘绿意流淌，如今这里已成为长三角地区新晋“网红打卡地”。

韩汇山告诉记者，在做好生态保护的前提下，他们也在探索如何合理利用湿地资源，今年计划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发莲茶等产品，带动当地百姓致富奔小康。